

杨 静 主编

回 望

青 春



● 王 棵 海 峡

● 文清丽 回望青春

● 王 凯 换 防

● 唐 芸 沈春的青草

● 温亚军 遥远的塔尔拉

● 童 村 雪 界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ress

杨 静 主编

回 望 青 春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青春 / 杨静主编.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 - 7 - 5094 - 0467 - 6

I. ①回…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854 号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邮 编: 100843

电 话: 6698371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廊坊市金盛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15.25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序

这些年,于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总是要抽出一些空闲,到边海防的基层连队生活一段时间。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探寻当代军人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最为真挚的情感故事,以此丰富和完成自己的创作。值得欣慰的是,几年下来竟也颇有收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对于军人的特殊感情,所以,当这部军旅作家中篇小说集《回望青春》即将付梓之时,我的心里是充满了喜悦的。

意想策划并编辑出版一部军旅作家中篇小说集的念头从年初就开始了,这期间,我有幸结识了童村、温亚军、文清丽、王棵、唐荟、王凯等六位青年军旅作家,得益于他们的鼎力相助,使得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回望青春》中所收录的这六部中篇小说,皆是近年来在国内权威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堪称为作家们的代表性力作。这些作品以讲述军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借以各自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地展示了当下部队官兵真实的生活状态。透过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当代军人跳动的脉搏。无论是血洒西北大漠的志愿兵阿不都、献身北国边疆建设的高个子连长、为戍守万里海疆奉献了青春和爱情的守岛战士马钟,还是柔情似水、勇于追求自己爱情的女军官田小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忠于祖国、忠于职守的连队指导员孙璞,抑或是如天使般美丽,亦有天使般胸襟的医院护士沈春。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总能够无比清晰地读到两个最为坚实的字眼:忠诚——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披肝沥胆的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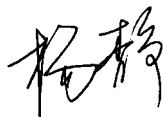
严格意义上讲,书中所收录的这六位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并不能代表着全军范围内的创作力量。如果把它们称作用心采撷的一束含苞带露的鲜花,或许更贴切一些。有意思的是,当在编辑整理这部作品集时,我无意中发现这六位军旅作家竟然分别来自于陆、海、空及

武警部队，这不能不有些耐人寻味了，它让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喜悦。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通过这部作品集，权当对我军陆、海、空及武警部队官兵的当代生活，做一次全方位的初探与了解吧！

日子过得好快，时下已是桂花飘香的中秋季节了。这天，我从单位下班回家，刚走进小区大门，就被突然袭来的一阵浓郁的花香迷醉了，情不自禁停下脚步，细心打量四周，猛然发觉，路旁的一株桂花树已在不知不觉中开放了花朵，那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正是从那一簇簇灿黄色的小花里散发出来的。

望着那一树灿然开放的丹桂花，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回望青春》中的那些主人公来。这些天来，他们的形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不止一次地想，那些原本和我们并没两样的人，为什么当他们穿上了绿色的军装后，就拥有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坚强、坚韧和执着？不可否认，他们个个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可是为了更多的人合家团圆、快乐生活，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安恬地进入每一个梦乡，为什么却甘愿承受日复一日的孤独和寂寞？也许，我的这种不着边际的追问，只有眼前这一树貌不惊人却香飘满园的丹桂花给我一个更为确切的回答了。

我相信，这部精心编辑出版的军旅中篇小说集，会让您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如若它还能给您带来一点心灵的温暖、感动与震撼，甚或是一些人生的启迪和启示的话，这既是编者与作者的初衷，也算是一件令人深感欣慰的事情了。



二〇一〇年中秋于北京

目 录

王 棵：海 峡 / 1

文清丽：回望青春 / 32

王 凯：换 防 / 80

唐 荟：沈春的青草 / 120

温亚军：遥远的塔尔拉 / 157

童 村：雪 界 / 202

○ 王 棵

海 峡

1

不断有耸人听闻的消息从工地那里传来。他们说,台风来的前一天下午,一块大得离谱的乌云蹑手蹑脚地爬到了太阳背后,陡然张开巨口,将太阳吞进肚去。霎时海空漆黑一团。当时有个姓李的少尉正驾着驳船在礁盘上运货。船上柴油发动机的声音突突的,与海浪自以为是的叫嚣很不协调,两种声音显得特别对抗。骤黑袭来之际,工棚这边正好有人抬头向海面方向眺望,他看到李少尉警惕性很高地矮下身子,猛地俯卧到驳船上。这个规范的卧倒动作成为李少尉留给别人的最后记忆。不过一秒钟之后,太阳挣脱乌云的扼制,蹦了出来。海空复归一秒钟前的平静、虚亮和寂寥,李少尉,以及那条与他如影随形的铁驳船,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接着发生的诸事说明李少尉的失踪只是大海给人们的一次预告。第二天台风在工地漫延开来了,暴雨冲向海面,将海和天空密密匝匝地连为一体。有个战士去工棚外边解手,脚还没站稳,旁边就伸出一束劲浪,拽住他的脚脖子,不由分说将他扯进了海里。他刚好砸在一根钢钎上,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就一命呜呼。

工地里的许多人看到了鬼影。数不清的鬼影在风里穿梭,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它们变幻出各种怪异的形状,见到人就一拥而上,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撕碎,抛向空中,由迎头赶来的巨浪飞快地将其吞噬。鬼魅们最终一窝蜂钻进了工棚,将工棚掀了个底朝天。工棚里的人一个不剩地被卷进了海里,尸骨全无。

似乎有一个差点成为幸存者的人,工棚被掀飞的那一刻,他敏捷地扑向用来加固工棚的一根钢柱,死死地抱住了后者。但他却被凶猛的浪涛活活给拍死了。一群恶鲨一哄而上,迅速瓜分了那具可怜的尸体。

我们的补给船赶到工地的时候,台风已经过去三天了。我们远远看到工地上一片忙碌:礁楼已经盖了三分之二,人们快速地穿行在天空之下,一条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高高耸立在礁楼正前方,与湛蓝的海面交相辉映。

那些传闻显然是不可靠的,它们无非只是陆地上那些对大海深怀一腔惧意的人对海的一次意淫而已,而通信的不畅使这次意淫变得特别地恣意。但这也从某种角度证明工地上的人是被陆地人牵挂着的。

太阳熊熊在头顶燃烧,令我们的眼睛难以睁开。我们只好眯起眼睛,小心翼翼地 在礁盘边找了块锚地,把补给船停靠下来,接着用皮筏艇慢慢往工地运补给物。

很快皮筏艇向补给船捎来了一些工地的真实状况,准确说是工地的异常。他们说,就在刚才,一个民工突然卸下肩上的水泥袋,号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他踉踉跄跄地跑到这个施工点的负责人跟前,忍住悲伤小声问能不能让他跟这趟补给船提前回陆地。负责人——按他们的叫法叫点长,他大概对这种人员思想波动的情况见怪不怪了,冷冷地用目光怒叱了一下,便撇下那民工去忙他的事去了。闹情绪的民工突然就崩溃了,所有人都看到他猛地朝着大海方向跪倒下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口齿不清地大声哭喊起来。

带话上来的小列兵惟妙惟肖地向补给船上的人模仿那民工的哭诉:

我的个亲娘耶！呆不下去了呀！憋坏了呀！再呆下去老子要死在这里了呀！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呀！我不要工钱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家！让我回家！亲娘啊让我回家呀！

那列兵的模仿表演甚是夸张，令我们乐不可支。但很快我们意识到是在嘲笑一件庄严的事情，每个人都凝住了表情，包括那个活跃的模仿者。就在那一天，我让目光长时间地停留在海面上，心里没来由涌起阵阵悲凉。也正是那天晚上，我躺在船舱里郁闷着的某个时候，舱室的门被推开了，我的老乡马钟将一个胀鼓鼓的蛇皮袋扔到舱室里，对我说，兄弟，有劳你了，麻烦你把这袋干鱼给我捎上岸，等这边工程结束我回去了，去找你拿。

这是马钟第一次叫我捎干鱼，在那之后的多年时间里，我多次为马钟往陆地捎那些玩意儿。马钟的干鱼是为他的父母和未婚妻捎的，他说这南海里的鱼太多了，一来他在这里憋闷的时间太多，钓鱼、捉鱼，并把鱼制成鱼干，已经成了极适合解闷的一件事，二来，陆地上的人谁不喜欢吃这些干鱼呢？这里可都是些陆地人鲜见的名贵鱼种。有一点多年来我一直心中存疑：这么多的干鱼，他父母和他的未婚妻怎么能够吃得完？马钟不再往家捎干鱼的某一天，确切说是在马钟第一次叫我捎干鱼的十多年后，我遇到了那个后来成为马钟妻子的女人，她当着我的面打开冰箱，我赫然看到冰箱里堆满了存了数年的硬邦邦的干鱼。

那天晚上马钟在我的住舱里刚把干鱼袋子放下来，就捉住我的手，急吼吼地问我，兄弟，有大蒜吗？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作为一个啃着大蒜长大的山东人，马钟在工地上干了快九个月了，他想大蒜想得要疯掉了。更何况，在这个整日与罐头制品打交道的海上工地，新鲜的蔬菜早与他们的味蕾绝缘，老天再不及时塞给马钟一把大蒜的话，他的嘴就要烂掉了。

事实上马钟的嘴的确已经患有严重的溃疡。当然，在这个时候的

工地上,像马钟这样嘴角结痂的人不在少数,更有许多人的溃疡在胃里,他们每天半夜都会从工棚里爬起来,像个妊娠反应的孕妇一样,对着海面狂吐胃里的酸液。那晚我在马钟的请求下,领着马钟扶着舷梯来到船的最底层,擅自打开贮物舱的大门。当手电筒的灯光从一个一个的蔬菜筐上跳过去,我听到身边传来高亢有力的唾液在喉间滚动的声音。后来马钟急不可耐地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把蒜苔,“咚”地坐到贮物舱的大门口,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

出贮物舱的时候,马钟往身上各个口袋里分别装了蒜头、尖椒、鲜笋、胡萝卜、黄瓜之类特别经嚼的蔬菜,把整个人弄得鼓鼓的,像极了一只树袋熊。

他又在我的住舱坐了一小会儿,就赶紧跟着皮筏艇颠簸着划往工地去了。临走前他跟我说了个事。他说,台风刮着的那几天,一个叫李福锦的少尉开着铁驳船差一点点就被浪卷跑了。对于这个事,他发了一点感慨:在海上干活,凶险莫测。看来台风期间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我不由打了个冷战。只听马钟又说,钱可不是那么好挣的。

2

马钟不讳言来这海上工地是为了赚钱。实际上战士都会毫不避讳赚钱的目的,因为那是他们内心最原始的动力。但军官们忌讳这个,每当有战士抖露出这个话题,军官们会毫不犹豫地训斥他。但在军官与军官之间,他们却又愿意向对方坦陈这个事。这说明这种存在于军官与战士之间的禁忌只是一种稳定军心的手段。有些话最好心照不宣,和盘托出怎么都有点俗气,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如果把官兵对这海上工程的踊跃参与完全跟钱划等号,对他们又未免不是种诋毁。那个民工不是跪在那里哭着喊着说,只要能让他立刻回家,什么工钱他都不要了吗?这些民工当初可都是把这当成一次发家致富

的大好机会，苦口婆心感动了工程领导，才得以应召加入这支工程人员队伍的。

第二天我跟着皮筏艇去上了工地，马钟正捂着肚子俯趴在工棚里。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你可害苦我了。我狐疑地蹲下来问他，怎么了？马钟苦笑了一下，自我检讨说他昨晚不该一口气吃那么多大蒜。

作为一种必要的自嘲，马钟当即给我讲了一桩曾经发生在他们家族的惨事。他说，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他家里突然得到一次吃肉的机会，他爷爷没把持住，把肚子吃了个溜圆。当天，他爷爷那只长期处于停工状态的胃就闹了情绪，这一闹他爷爷就去见了阎王。

马钟指着自己的胃说，他爷爷的阴魂昨晚跑到他胃里来警告他来了。警告什么呢？他冷着脸自问自答，说：人不该纵容自己的口舌之欲。这话再要往远里说就是：每个人都容易被内心的欲望害死；人最该修炼的一个本领，是清心寡欲。

这是十七年前一个并不特别的下午，我扶着犯了胃绞痛的马钟出了工棚，站到了海空之间。阳光落在黑沉沉的海面上，反射出更为炽烈、灼人的强光。工地上一片凌乱，我们眯着眼睛左顾右盼。不一会儿我猛然听到一声惨叫。我应着那声音扭过头去，就见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张着大口向我们这边急步走来，经过我和马钟面前目光匆匆在我们脸上扫了一下，又着急忙慌地走过去了，直往工棚走去，那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有几个人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追着那人去了工棚。我大惑不解，问马钟是怎么回事。马钟说，闹着要回家呢。

看来这就是我们昨天听说的那个民工了。我跳起来，兴奋地要跟去工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夸张地说，十七年前我还是一个下士时，潜意识里就在准备着当一个作家了：我的好奇心是那么的容易被调动起来。马钟却没有我那种好奇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到一个水泥袋上，头扭向海面，任由我去了。

在工棚的门口,我听到棚底嘈杂的水声,比水声更嘈杂的是闹情绪者悲苦的哭叫。他像个娘们一样,依在另两个民工的怀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喉结,巨大的抽泣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哭诉,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主要表达的意思。

他大意是在说,天哪!你们为什么就不放我回去?我有病,有传染病,黄疸肝炎那,你们不怕被传染吗?再过两天,我说不准就会发神经。我发起神经来很可怕的,会像疯狗一样咬人,叫工地上的人个个得狂犬病,全都死在海上。你们不怕的吗?我有毒的,比海蛇还毒一百倍,求求你们让我跟补给船回家吧。

我站在工棚口,这个不惜以妖魔化自己来获求自由的人,令我惊惶起来,对大海产生极大的恐惧。作为一个在海上逗留时长从未超过半个月的人,我一时无从理解这个民工的疯狂。我回身往马钟那儿走去,炽烈的太阳射在我裸露的肩膀上,竟令我悚然颤抖了一下。马钟头也不回地笑话我说,真有那么好看吗?

我没说话,扶着马钟的胳膊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不着边际地聊起天来。不知怎么地,我们说到了史上那些以冒险为乐的航海家。确切地说,我们开始谈论一个叫麦哲伦的人。对这个第一次向世界证明地球为圆形的航海家的谈论,使十七年前的那个下午突然变得玄虚起来。

关于麦哲伦和他那支寂寞的船队,马钟着重提出一个疑问。他说,你瞧!我们才在海上封闭了九个月,就有人憋成这样了。麦哲伦的船队从启航到回西班牙,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三年,那些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在十六世纪,这个世界的医药技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物资供应也远远比现在匮乏。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历经了多少身心之苦呢?这的确是个疑问,甚至已成为一个被历史淹没的秘密。我和马钟沉默了两分钟,接着马钟探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了不下十叠的纸。展

开后我看到的是一张残破的海图。马钟从地上顺手拣了一枚小石子，对准图上一团海湾状的区域，将石子置于其上。

这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而这是——他又取了另一枚石子，手大幅度在海图上挥了一圈——这是麦哲伦航线。

他的演示使我洞悉到的是一种对比：麦哲伦航线的漫长，和我们置身其间的这片海域的逼仄。

我抬起头，却看到地图上这个“逼仄”的空间，在我眼前宽广莫测。我瞪着马钟，只听他用一种达观的语气对我说：

我崇拜麦哲伦。

3

在马钟的设想中，他必须在海上施工三年以上。三年，才能攒够他所急需的一笔钱。至于他急需的这笔钱是为了做什么，答案是非常具体和实在的。

简言之，马钟需要的是一笔盖楼房的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的鲁西南农村，楼房并不常见，马钟迫切要给自家盖一幢楼房，完全是为了实现他出人头地的儿时梦想。马钟出身寒微，父母体弱多病，他自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幼时没少尝过村人的冷眼。当兵后马钟谈了个工作足以引起同村人忌妒的女朋友，从那时起马钟就急于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在新洗过的牌局中，马钟除了有一个非农户口的工人妻子，还将拥有村里唯一的一幢楼房，而后者是最能令村人啧啧赞叹的。

与马钟的设想有所抵触的是，工程并非四季都有，更不是年年都有活干。事实上，在他咽着口水向我索要大蒜的那次海上施工后，马钟他们的部队只是接到一些零零散散的施工任务，最长一次施工时间没超过半年。等六年后我再次在海上遇到马钟，他还没攒够盖楼的钱。在这六年中，他趁着施工回陆地的间隙，顺便结了婚，生了个儿

子,而他自己因为兢兢业业扎根于大海,被破例提了干。六年后我在海上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的中尉了。

那是在南海的另一处所在:一个涨大潮时出水面积长宽皆不超过一百米的小岛。那时候我刚刚从军医学院毕业,作为实习学员随补给船探望施工部队。在岛正中偏西处的一幢铁皮简易房里,我看到我的老乡马钟正躺在一张钢丝床上看书。床头搁着一只微型录放机,九十年上半叶很流行的那种。我记得很清楚,录放机里放的是一首费翔的老歌。

六年未见,马钟的样子令我大骇。他瘦得很,突出的颧骨看着像半个鸡蛋的扇面。海岛是寂静的,这使我觉得遇见的是刚从始皇墓中出土的兵马俑。我拉了张椅子坐到马钟床边,问他哪里病了,正好我现在学了医,可以帮帮他的忙。马钟指了指自己身体中部偏下的一个部位,细声细气地对我说,兄弟!烂了,这里全烂了。

我知道他所说的是烂裆。在这之前,出于对这片海域的挂念,我一直留意着这里的动向。有好几次,我听报纸和电台都在说,由于高温、高盐、高湿及主要由缺水导致的卫生条件恶劣,那里很多人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阴囊皮肤湿疹。作为一个缺少临床经验的军医学院学员,我对此感到好奇,很想立即亲眼目睹一个烂裆患者。马钟这么说过后,我将椅子往前挪了挪,关注地问他,烂到什么程度了?那应该很疼吧?

马钟把书搁到床头,上半身小心地往前够了够,伸出手缓缓掀开了盖着他下体的白被单。接下来我看到的情景成了我一辈子无法摆脱的噩梦,它直接促使我最终放弃了学了四年的临床医学。

阳光粗暴地从门外冲进来,在他的两腿之间,我看到他的阴囊像一个腐烂变质的马铃薯,稀里哗啦地晾在那里。为了防止不小心转动身子时它脱离身体,马钟聪明地在其下垫了一个沙袋。此时的沙袋

上,布满了血痂和新鲜的血印。

我忍住胃部突如其来的痉挛,迅速帮马钟重新盖好被单,而马钟已开始向我诉说烂裆带给他的隐秘痛楚。他说,你学医的该知道,那地方毛细血管最丰富,特别特别敏感,那里稍微一动,浑身都跟针刺一样。真是万箭穿心那。

他顿了顿,又道,天天在床上躺着,遭着这份罪,使我想了很多。人的身体太脆弱了。烂了这两个月,我有时就想,人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啊。人真是太渺小了。

马钟的长吁短叹令我心里憋闷得难受,海岛的荒凉和落寞加剧了我的憋闷,一时间我倍感焦虑。我撇下马钟出了铁皮屋,站到了外面。向岛的前方望去,我看到一小片不规整的沙滩,在沙滩与岛面接壤处,是一溜怪模怪样的礁石。此情此景令我对人生疑虑万分。

等我回到马钟的铁皮屋时,我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取代了先前我的位置,他正坐在凳子上给马钟喂罐头吃。马钟吃着的当儿,怀着一腔感激之情告诉我,要不是他的这个兵整日用心照顾他,他都快活不下去了。他的话让我感触良多:在一个孤岛上,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那么真实和实用。过了许久,小战士喂完了马钟出去了,他跟我使了个眼色。我见状跟他出去。在门外,小战士悄悄告诉我,马钟这次来海上施工情绪特别不稳定,原因是他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问小战士出了什么状况,严重吗?对方说我也不太清楚,你不是和他是很要好的老乡吗?出岛前你最好抽时间好好安慰安慰他。

4

发生在马钟身上的事很滥俗,一点儿也算不上特别。由外人去看,绝对是这样。但作为当事人的马钟,却过不了这个坎。概括地说,是马钟的妻子充当了一枝出墙的红杏。

由于马钟在特殊地区服役,依循当地有关政策,再加上他们自己

私底下努力协调,作为军人家属的马妻受到了照顾,婚后她很快从一名磷肥厂女工变成了镇政府的打字员。事情就这样开场。调入镇政府不久,她就跟一个主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搞上了。只要马钟探家一结束,她就长期不回家,与那副镇长在单位同进同出形同夫妻。多年来马钟探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这个事情起先马钟不知道。在一个并不开化的小地方,某些事会作为禁忌被群众刻意隐瞒。很长时间里,马钟都蒙在鼓里。然而马钟还是从父母、邻居、亲戚和老家的朋友们不小心露出的古怪眼神里,看出了一点端倪。终于,在最近的这次探家过程中,他发现了妻子的不忠。

发生在马钟身上的这些变故,是那个小战士接下来偷偷告诉我的。那一年我刚处了一个女朋友,可以说对女人心还不甚了了。马钟的家丑令我对女人产生了愤懑。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男人为了给家里盖一幢楼房,不惜数年飘零在大海之上,而在遥远陆地上他的家乡,他却成为人们嘴里的一只绿头乌龟,为人们津津乐道。

那次我们的补给船在岛上停了一天半。在那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把洗漱用具拿到马钟酷热的铁皮屋里,全程陪他呆着。我不停悄悄打量这个当年与我一同从家乡人武部应征入伍的人,在这种偷窥中,我感觉时光的流逝特别不可理喻。

天知道马钟什么时候变成了那样一个率直的人。他竟然毫不掩饰地跟我谈起了他不幸的婚姻。也许常年的海上生活使马钟太需要倾听了;也或许,他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知己,又觉得我现在已经有那个城府去消化另一个人的不幸,于是有了他的这场倾诉。马钟着重向我讲了一个情节,他说:

兄弟!她简直是掩耳盗铃。难道在她心目中,我那么弱智吗?她骗人也骗得太明目张胆了。

我这次回去期间,一个周末她跟我说,要去县城出个公差。我听

她这么一说就警惕起来。我说正好我在家闲着没事，我陪你去吧。她马上说，我跟领导去的，不方便你跟着。我立刻就说，跟哪个领导去，是跟赵副镇长吗？她说，不是，是跟镇长。其实我那么一问，是想提醒她，我已经知道了你背着我跟那个姓赵的副镇长做的事了。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她的丑事。反正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是清楚她的。至于我为什么要有意识地揭破这层纸，我当时也没想清楚。

你猜她是怎么反应的兄弟？她又正辞严地反过来叱问我，说你这么这么啰嗦。我看她那么固执于自己的小聪明，就忍住没再言声。等她出门十分钟，我马上借了辆摩托追到了镇政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那么确信她不会去县里，也许是我对她太了解了吧。

我赶到镇政府。那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有什么要紧事需要大周末做？我摸到她的打字房，看到门锁着。我接着往打字房后面那幢房子走，那里是镇领导办公的地方。然后在一个屋子外面，我就听到了她和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脚端门。过了半天，她才开门。兄弟！你猜她怎么着？没等我言声，她先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说她正跟副镇长谈事呢？我跟过来干嘛？又不是没断奶的小孩子。

这是我最愤怒的地方。她一个壮年女人，自己呆在家里，心里有点那样的想法，倒还勉强可以让人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她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坦荡劲。她怎么那么坦荡呢？任何正常人都会有在那个时候觉得理亏啊。只有一个解释：她把我完完全全想成了一个没脑子的人。兄弟！我难道就蠢到了这种地步吗？

我当然理解马钟的愤懑：他不能接受妻子的不忠，更不能容忍妻子对他智力的贬损，而后者使他受到的伤害似乎更深入一些。我听马钟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地分析自己的家事，一时无语。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念头，等有机会回老家的时候，去一趟马钟的镇子，把那个女人拖出来，当着全镇人的面，把她狠狠地揍一顿。我回老家的次数肯定比